

## ■家庭相册

妹妹打来电话说：“姐，咱家就要杀年猪了！妈还会煮一锅香喷喷的猪肉，让咱回去吃呢……”妹妹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口水早就在嘴巴里汹涌了。

每个人的味蕾都是有记忆的。我们的味蕾，清晰地记着“妈妈的味道”，也清晰地记着故乡的年味儿。

天下的母亲，做菜的手艺千差万别，留给我们味蕾的记忆却是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根深蒂固地爱着母亲做菜的口味，那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味道，只有一个人做得出来，那种味道也只有儿女才能准确地辨识出来。妈妈的味道，已经同妈妈的爱一样，深深地烙在记忆中。

味蕾记得回家路，牵引我们回到家乡的，除了心里热切的想念，还有味蕾上那难以淡去的味道。

记得我在外地上学时，每年都是腊月二十以后到家。我刚到家，母亲就会给我做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。那碗面条，其实是母亲给我补的生日面。每年生日我不能回家过，但母亲总会在我到家的第一时间补上生日面。这碗生日面里，早已经有了年味儿。母亲用杀了年猪后煮肉的浓汤做卤，加上白菜，再打上一个荷包蛋，吃起来香极了。我知道，母亲是在我回来的前一天把猪肉煮出来的。猪肉在大铁锅里细火慢炖了一夜，为的就是让我回来能吃上。肉汤浓稠而不腻，里面还有很多细碎的肉丝，连同面条一起吃，感觉味蕾受到了久违的恩宠一般，香得难以形容。我挑起面条，大吃一口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还是我喜欢的味儿，这面



## 味蕾记得回家路

□马亚伟 文/图

条，长长的，细细的，只有你才能擀出来！”母亲笑眯眯地说：“多吃点，这是长寿面呢！”

我的年味儿，从一碗长寿面拉开了序幕。自此以后，几乎每天都要享受舌尖上的盛宴，这样一直把年过完。母亲总说一句话：“再穷不能穷年！”所以，尽管平时家里很节俭，但我们的年总是丰盛而隆重的。我想这是父母在给一家人一种美好的安慰和祈愿，年是犒赏一家人的时候，新年过得丰美，来年的日子也会丰美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开始忙着蒸年糕，蒸馒头，磨豆腐，灌香肠，家里每天都要上演“美食大制作”。那几天，一向简朴的农家厨房里，开始了“鸿篇巨制”，极为隆重。母亲不停地忙碌着，我帮着打下手，还会在美食出锅后尝到第一口鲜味。我最

喜欢刚刚做出的豆腐，那个细嫩柔滑啊，热热地吃一口，豆香四溢，回味悠长。我的味蕾清晰地记得，除了家里的豆腐有那种特有的香味，我在外面从来没尝到过那么好吃的豆腐。

北方人过年必须吃饺子，母亲会准备很多肉馅。那时包饺子的菜多是大白菜，不过母亲总会来些“小创意”，在白菜猪肉馅里放上点胡萝卜或者蒜黄、韭菜之类的，吃起来别有风味。母亲还喜欢给饺子捏出花边，看上去很漂亮。大年三十儿吃饺子，饺子端上桌，年就真的来了，欢乐和喜庆也跟着来了！

多年里，母亲每年都会这样过年。我们姐妹出嫁后，每年都会回到娘家，在父母身边多住几天。味蕾记得回家路，又要尝到“妈妈的味道”了，心中升起阵阵暖意来……

## 当年，我是民办教师

□林凡瑞 文/图

每每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来做民办老师时的那段艰难岁月。百感交集，心存酸楚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30多年前。那年正月初四，我们几个表兄弟在姨妈家相聚，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姨表弟朱奇文，给我们一家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照片的背景是坐落在我的家乡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那条河是人工开挖的小汤河，光秃秃的树木渲染出一股苍凉气氛。

中间的那位就是我，消瘦的脸庞，略带倦意的神情，朴素的衣着，地地道道的一个教师形象。当时我在中学任教，属于“民办老师”系列，与公办老师代同样的课程，却享受着不同的待遇。每月工资只有21元，捉襟见肘，拮据贫寒。维系家庭相当困难，经常为柴米油盐而犯愁，经常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。可是



从照片上一点也看不出妻子愁苦的迹象，她把手插进了衣兜，紧靠着我，开心地笑着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性格开朗，热爱生活的人，好像生活的贫苦没有改变过她的气节。眼神明亮的儿子不谙世事地看着远方，谁也猜不透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，或许在为生在教师家庭而骄傲？

岁月就像小偷，偷走了年龄，也带了改变。30年后的我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以全市第

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地的一所师范教师进修班，较之以前，人精神了许多，也壮实了许多，一改过去邋遢邋遢的不雅形象。

儿子呢，也出脱成一条强壮的汉子来，在某公司做了业务经理，现在也“光荣”地当上爸爸了。至于妻子，依旧还是打工嫂的身份，依旧微笑着面对生活，依旧默默地维系着这个教师家庭，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## ■青春岁月

## 留有遗憾在苏州

□韩国光 文/图



1981年年底，我从蚌埠换上军装戴上红花即踏入了军人的行列。封闭的专列经过一夜的颠簸，次日清晨停在一个根本想不到的地方——苏州车站。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就在我拎起背包美滋滋地做起美梦时，一辆军车却将我们拉到了偏僻的新兵营。

营房就紧挨着古运河，与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寒山寺隔水相望。当时想，当兵虽不在市区但逛逛苏州园林的机会还应该有的。谁知，新兵营有令在先，集训三个半月内一律不准请假外出。

乍冷的初冬，尤其对初次离开父母的我来说，或许更容易想家。好在新兵训练是紧张的，疲惫的身骨里已容不了过多的风雅与浪漫，只是逢至休息思绪便会沿着波光粼粼的河面蜿蜒伸展，在想起家乡后目光移向营房的东南方向，去想象一下苏州城内的繁华景致。

这样的日子里我时常拎一小凳或干脆坐在砌有石阶的运河边，看来往船只行驶奔忙。并不宽广的运河里多是运货的机帆船，“扑通扑通”的散着油烟，排开层浪，成列成队的相互追逐着；遇有旅游轮渡时，我便站起眺望，那时而鸣着长笛乳白色的游轮甲板前多站着几个外国游

客，手持着“长炮”望远镜四处瞭望着，有时他们还高兴地朝这边挥挥手，我出于礼貌也扬手回应一下。

但更让人心旌摇动的或许仍是运河对岸的姑苏风光，她就像一位从未谋面的相思情人，难免会让我们魂萦梦绕。可这份期待也常常促使我们安心练兵，新兵营里给大伙鼓劲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哪个班练好了就先逛苏州！”

我所在的三排七班班长是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湖北老兵，矮瘦的个头却闪着一双严峻的眼神。他训练场上腰带一扎，班里人都立马敬畏几分。他说当兵六七年了，不说城里街道没有弄清，甚至像拙政园这样大的园林也从没去过。说得真有点不可置信。

然而，新兵营规定再严，跨入城区边缘的机会还是有的，那便是沿着枫桥西路每周一次去团部洗澡。团部坐落于“西园”园林的对面，星期天各新兵连须按时间先后整队出发，我们这时背上挎包走起路都有劲头。从营房出来向南拐过一道弯路翻过江桥即是“寒山寺”。那粉着黄墙黛瓦、青烟缭绕的古刹，常吸引着大家不由地侧目而视，但一声高昂的口号却又使队伍变得整齐起来。在洗澡的路上可能还会飘着淡淡的雨雪，轻轻拍打着头顶的树叶、敲击着路边河道的乌蓬船上、筛落水面发出“沙沙”的天籁之声。这种不经意的欣赏也是一种享受。

冬日三个月的新兵生活中，部队外出训练时只顺便去过一个景点。地方在更为偏郊的横塘——唐伯虎墓的不远处，横塘水极清，绿得像孔雀蓝一般，让人对苏州城内的小桥流水勾起一些联想。但可惜新兵集训结束的第二天，我和许多战友就被分到了皖南的广德山区，就这样看了几眼运河便带着几分遗憾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苏州。

## ■图片故事

## 父亲的一生

□郭秀恋 文/图



父亲耳垂很大，小时候算命先生曾对父亲的父亲说：“这孩子耳垂大，像佛祖，长大一定大富大贵。”父亲是爷爷37岁送灯送来的孩子（送灯又称送花灯，即在元宵节前，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或者没有男孩的夫妻去送子娘娘那祈求，娘娘天赐灵儿，诚心诚意拜完娘娘后，端走娘娘面前燃着的油灯，第二年就会怀孕）。那时爷爷将近不惑之年却只有三个女儿，对这个儿子自是百般疼爱，加上父亲从小聪明伶俐，18岁就考入太原钢铁机械学校，父亲的人生看起来似乎一帆风顺。

然而人生跌宕起伏如潮涨潮落。1960年国家多灾多难，随着学校的关停，父亲被分配在太原副食品商店当会计。1962年全国大范围城市压缩人口返乡，父亲

曾有满腔的抱负，满腔的才华。但都随着岁月的打磨消失殆尽。每次想起父亲并不如算命先生所言那般顺遂的一生，做儿女的都觉得分外心疼。